

吴荣臻总主编

苗族通史

第一部

序

王朝文

卷一 导论

吴荣臻 主编

卷二 先民聚落期

吴荣臻 主编

吴荣臻 总主编

苗族通史

第一部

序

卷一 导论

卷二 先民聚落期

王朝文

吴荣臻

吴荣臻

主编

主编

(讨论稿)

国家“八·五”“九·五”计划
中国少数民族通史系列重点选题





主编吴荣臻（左）与主审王朝文（中）喻忠桂（右）合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民族團結起來
毛澤東

《苗族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朝文

副主任委员：喻忠桂 陈靖 滕久明 龙大位 石玉珍
胡贤生 吴运昌 李明天 吴荣臻(常务)
项朝宗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本立	王朝文	古玉林	石玉珍	石昌禄
石胜福	石朝江	龙大位	龙文玉	龙岳洲
龙德义	刘昌刚	吴才湖	吴光海	吴廷贵
吴运昌	吴承德	吴春礼	吴俊忠	吴荣臻
吴曙光	李国祥	李明天	杨兴举	陈靖
单洪根	周国利	胡贤生	项朝宗	陶正明
黄保勤	喻忠桂	彭兴禄	蒋永松	滕久明

主审：王朝文 喻忠桂

总主编：吴荣臻

主编室成员：吴曙光 吴显清 吴运宏

分部执行主编

卷一	导论	吴荣臻			
卷二	先民聚落期	吴荣臻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上）	吴荣臻	吴曙光		
	拓土立国期（下）	吴曙光	吴荣臻		
卷四	苗疆分理期（上）	吴荣臻	吴曙光		
	苗疆分理期（中）	田玉隆	吴曙光	吴荣臻	
	苗疆分理期（下）	吴荣臻			
卷五	民主革命期	龙伯亚	吴荣臻	吴曙光	
卷六	区域自治期	吴荣臻	吴显清	吴运宏	
卷七	人物列传	吴运宏	李明天	石华森	罗晓宁
卷八	教育列传	吴显清	吴运宏	杨正存	
卷九	典章列传	吴曙光	龙文玉		
卷十	学术列传	雷安平	李炳泽	杨文金	
卷十一	习尚列传	吴显清	吴运宏	潘正才	陈定秀
卷十二	方术列传	吴黎明	王 燕	陶永福	

撰稿单位及个人（除执行主编外）：

《苗族通史·安顺市资料》安顺市编写组

《苗族通史·城步苗族自治县资料》城步编写组

《苗族通史·凯里市资料》凯里市编写组
《苗族通史·黔西南苗族概述》黔西南州编写组
《苗族通史·晴隆县资料》晴隆县编写组
《苗族通史·务川县资料》务川编写组
《苗族通史·兴仁县资料》兴仁县材料编写组
《苗族通史·资源县资料》资源县材料编写组
《湖北苗族》
《秀山苗族》秀山县民宗委
《苗族通史·海南苗族》罗晓宁
《重庆苗族》
《西南红河州苗族迁徙史及风俗习惯》陶永福
《苗族语言文字》麻荣远
《黄平县苗族资料》黄平县民宗局
《兴文苗族》

四川省泸州市民宗局

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政府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文化馆

重庆市武隆县

重庆市涪陵区劳动局

台江县政协办公室

贵州省遵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贵州省仁怀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贵州省习水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贵州省六盘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水城县民宗局

贵州省金沙县

贵州省道真县民族宗教局

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民族局

贵州省镇宁县委

贵州省晴隆县民族局

安顺市民宗局

贵州省务川民委

剑河县民宗局

镇远县民宗局

毕节地区工作委员会

黔西南州委宣传部

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

丛江县

贵州省息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会

广西桂林民族师范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云南省广南县民族宗教局

云南文山自治州、邱北地区、水富县、楚雄民宗局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泸溪县民委

政协海南省委员会

海南省保亭县民宗局

.....

鸣 谢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

吉首大学

中共湖南省凤凰县委、县人大、政府政协

凤凰县教育局、凤凰县职业中专学校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贵州省政府

贵州省军区

兰州军区

南京军区

重庆市委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湖北省人民政府、省人大

四川省人民政府、泸州市、叙永县、古蔺县、宜宾市、珙县、兴文县

海南省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龙胜县、资源县政府、县人大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

甘肃省永登县政协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劝、武定、屏边、金平、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昭通地区

贵州省毕节地区人大民工委、兴隆县、燕子口镇、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乡、纳雍县、织金县、黔西县、金沙县
遵义地区、遵义市、习水、仁怀、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剑河县、台江县、榕江、从江、雷山、凯里市、麻江县、丹寨、政府、人大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福泉、惠水政府、人大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安龙县、贞丰、兴仁、晴隆、
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政府、人大

.....

《苗族通史》总目

第一部	序	
	卷一	导论
	卷二	先民聚落期
第二部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上）
		拓土立国期（下）
第三部	卷四	苗疆分理期（上）
		苗疆分理期（中）
		苗疆分理期（下）
第四部	卷五	民主革命期
第五部	卷六	区域自治期（上）
		区域自治期（下）
第六部	卷七	人物列传
第七部	卷八	教育列传
	卷九	典章列传
第八部	卷十	学术列传
	卷十一	方术列传
	卷十二	习尚列传

序

王朝文

《苗族通史》脱稿付印了，可喜可贺。全书八部 12 卷 18 编 61 章 187 节，正史部分 210 万字左右，加之人物列传以及教育、艺文、习尚、方术等专志，合计共约 250 万字。这是自古至今苗史研究的巨大成果。

《苗族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编写工作，是纳入国家“八·五”“九·五”计划“编写和出版中国少数民族通史”系列的重点选题。编写《通史》，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苗族人民的关心和重视，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逐步完善民族平等的一大举措。为了不辜负党的关怀，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写出较高水平的好书来，我们成立了由贵州、湖南、云南、广西、湖北、重庆、四川、海南、北京等九个省（市、区）及南京军区、兰州军区、贵州省军区苗族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苗族通史编辑委员会”，经过调查和慎重考虑，确定吴荣臻为主编，下设主编室和写作组，并于 1999 年 7 月在湖南吉首大学召开的编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同时，还原则通过了主编室拟定的《苗族通史编写大纲》和工作计划付诸实施。主编室同志先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口碑资料，并发动数十个州、县（市）建立了《通史》地方资料编写组搜集资料，又经四年多的撰写，今天终于完成了书稿。这本书的写作，从 1999 年起，至 2004 年完成初稿，跨了两个世纪，花了六年多时间，牵动了数省（市、区）的人力、财力，波及整个苗区，确实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是苗族人民十分关切的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典大项目，是广大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当今伟大新时代的产物。

我们编委会和写作班子，尤其是主编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永远值得人民敬重的。截止书稿完成之日，编委会及写作班子中，德高望重的陈靖、吴运昌、吴光海和知名学者龙伯亚等六位名字已戴上了黑纱。为此，我谨代表编委会和苗族人民向他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基于编委会正副主任职务的责任和要求，我同喻忠桂、滕久明、石玉珍、龙大位及生前的陈靖、吴运昌等正副主任，提前审阅了全书稿。主编写完一卷，我们就审阅一卷。为了把准《通史》的观点和材料，我通读了二十五史和民族的一些书刊，首先从理论和历史知识上进一步充实和武装自己。我是逐字逐句地看，甚至连标点符号也略加斟酌，并且作了几万字的文字记录。我总的感觉好。编委会的几位正副主任在与我交换意见时也都说好。我看，这部巨著，好就好在政治性强，学术思想对头、选用素材有价值、着墨观点客观，全书通贯了坚持维护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坚持苗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原理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特色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突破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限，突破了套汉史写苗史的局限，突破了“史证法”的禁锢；批判了“血统论”，批判了“正统论”，批判了机械唯物论等等。读完《通史》，使人感到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作了不少的调查研究，文字流畅；许多观点立意新颖，与之前的一些专家、学者的提法和阐述相比，不是重抄别人著作的堆砌，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分析、整理和提高，更可幸的是提出了新的认识 and 观点；文字虽长，但却不腻；值得强调的是《通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娴熟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比较准确而详尽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真动人，以理服人，并批判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和作法，使人读后视野开阔，知识增长；苗族在历史上，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从不屈服。苗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作过巨大的贡献，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涌现过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读完《通史》，可以有效地帮助苗族人民进一步增强团结，提升自信心，发扬优点，振作精神，奋力拼搏，跻身于国内外先进民族之林。喻忠桂将军在读后批文中指出：“……通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体现了党和政府历来对民族问题、民族工作、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史证，重策证，重人证，和重物证，分辨是非，以之统一认识；表述比较客观，无主观武断或强加于人之意；在撰写方法上有很大的突破，没有公式化、“传统化”和改头换面的旧文风。真实地反映了苗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读起来使人耳目一新。”

通史能在政治上过硬和学术上有所建树，我看有以下三个方面，也是成书的主要原因：

第一，得益于当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学术风气，以及保证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主编室全体同志进行两年多的调查研究，深入到当今苗族人口较多的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重庆、湖北、海南等省（市区）苗族聚居区和散杂区，走访了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京等九黎三苗的活动区域及“逐三苗于三危”的迁徙沿途各地。主编在甘肃省永登县发现了有关的三苗遗民，在登上西北三危山时，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悟用电话与我交流；尤为深刻的是主编室几个同志为了进一步了解苗族先民的活动情况，还专

程走访了五湖地区，在湖南、湖北、江西，考察了京山、大冶、彭头山、屈家岭、万年洞等环洞庭湖和环鄱阳湖文化遗存；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考察了良渚、大墩子、河姆渡、草帽山等环太湖和环洪泽湖文化遗存；为了查阅一些孤本文献资料，专程到了上海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广州图书馆、佛山图书馆等伏案抄录；为了调查历史名人蓝玉、沐英和现代苗族人物欧北川等，专程到了定远、肥西，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军部等地座谈调查。可见，如果没有好的政治环境、学术空气和较充足的课题经费，是办不到的。本《通史》从计划到成书的过程，再一次证明民族历史的研究和撰写，对于民族问题的看待和处理，以及对于民族工作的态度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是工作的准绳，言行的规范，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同时，认真、深入地调查研究，尽量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资料详实，言之有据，是我们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正确途径和基本方法。

第二、《通史》的成功，还在于全书的工作者们能抓住主要矛盾、主要事件、主要线索，研究苗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写作时，不是平均使力，而是对苗族在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有针对性地花大力气进行分析，揭示出其最本质的核心内容加以述评，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起到了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作用。大大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苗族，了解苗族，理解苗族，壮大苗族和帮助苗族的发展进步。这方面，可举的例子很多，在此仅就苗族的“苗”名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所演绎的内容，挑几点作粗略的说明。

首先，《通史》在《导论》中，列了《说“苗”道“子”》一个专篇，重点阐明了“苗”即最先种田人，“苗子”即禾苗栽培技术的传承人；紧接着论述了“三苗”，即许许多多栽种禾苗的群体，并在三苗上千年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了以栽种禾苗为特征的多元一体的古代民族——苗族。《通史》运用地下发现、历史记载和古代、近现代的研究